

长
篇
小
说

桶子里的张九一

野
海 / 著

21

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2012年卷

野 海

作家出版社

长
篇
小
说

桶子里的张九一

野 海 /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桶子里的张九一/野海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12. 11
(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. 2012 年卷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633 - 5

I. ①桶… II. ①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21096 号

桶子里的张九一

作 者: 野 海

责任编辑: 李亚梓

特约编辑: 朱晓岭

封面设计: 守义盛创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ia@zuoja.net.cn

http://www.haozuoja.com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42 × 210

字 数: 172 千

印 张: 7.625

版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6633 - 5

定 价: 27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顾 问

王 蒙 王巨才 袁 鹰 谢永旺

编审委员会

主 任 张 锲 崔道怡

副主任 高洪波 张守仁

委 员 (按姓氏笔画排序)

叶 梅 叶延滨 朱向前 吴秉杰 张 锲

张守仁 张 陵 李敬泽 胡 平 高洪波

秦 晋 秦万里 崔道怡 阎晶明 雷 达

出版委员会

主 任 葛笑政

副主任 李小慧

委 员 李小慧 王 元 朱晓岭

作者简介：

野海，本名陈
小勇，男，土家族，
1975年生，重庆酉
阳人。重庆市作家
协会会员。十八岁
开始种地，摆过地
摊，当过石匠，任
过村长，2007年开
始文学创作，现从
事文学创作与土家
族民族文化研究。

总 序

袁 鹰

中国现代文学发轫于本世纪初叶，同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共命运，在内忧外患，雷电风霜，刀兵血火中写下完全不同于过去的崭新篇章。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的文学遗产，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，以全新的生命，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（无论是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剧本以至评论）建立起全新的文学。将近一百年来，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，胼手胝足，前赴后继，披荆斩棘，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、耕耘、开拓、奉献，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，云蒸霞蔚，名家辈出，佳作如潮，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。80 年代以来，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，推动文学又

一次春潮汹涌，骏马奔腾。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，为20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。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，回首百年，不免五味杂陈，万感交集，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。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，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、无穷希望的天地，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。

绿茵茵的新苗破土而出，带着满身朝露的新人崭露头角，自然是我们希冀而且高兴的景象。然而，我们也看到，由于种种未曾预料而且主要并非来自作者本身的因由，还有为数不少的年轻作者不一定都有顺利地脱颖而出的机缘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，乃是为出书艰难所阻滞。出版渠道不顺，文化市场不善，使他们失去许多机遇。尽管他们发表过引人注目的作品，有的还获了奖，显示了自己的文学才能和创作潜力，却仍然无缘出第一本书。也许这是市场经济发展和体制转换期中不可避免的暂时缺陷，却也不能不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产生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，因而也不能不使许多关怀文学的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叹息，焦虑不安。固然，出第一本书时间的迟早，对一位青年作家的成长不会也不应该成为关键的或决定性的一步，大器晚成的现象也屡见不鲜，但是我们为什么不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力及早地跨过这一步呢？

于是，遂有这套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的设想和举措。

中华文学基金会有志于发展文学事业、为青年作者服务，已有多时。如今幸有热心人士赞助，得以圆了这个梦。瞻望21世纪，漫漫长途，上下求索，路还得一步一步地走。“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”，也许可以看作是文学上的“希望工程”。但它与教育方面的“希望工程”有所不同，它不是扶贫济困，也并非照顾“老少边穷”地区，而是着眼于为取得优异成绩的青年文学作者搭桥铺路，有助于他们顺利前行，在未来的岁月中写出

更多的好作品，我们想起本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期间，鲁迅先生先后编印《未名丛刊》和“奴隶丛书”，扶携一些青年小说家和翻译家登上文坛；巴金先生主持的《文学丛刊》，更是不间断地连续出了一百余本，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时青年作家的处女作，而他们在其后数十年中都成为文学大军中的中坚人物；茅盾、叶圣陶等先生，都曾为青年作者的出现和成长花费心血，不遗余力。前辈们关怀培育文坛新人为促进现代文学的繁荣所作出的业绩，是永远不能抹煞的。当年得到过他们雨露恩泽的后辈作家，直到鬓发苍苍，还深深铭记着难忘的隆情厚谊。六十年后，我们今天依然以他们为光辉的楷模，努力遵循他们的脚印往前走。

开始为丛书定名的时候，我们再三斟酌过。我们明确地认识到这项文学事业的“希望工程”是属于未来世纪的。它也许还显稚嫩，却是前程无限。但是不是称之为“文学之星”，且是“21世纪文学之星”？不免有些踌躇。近些年来，明星太多太滥，影星、歌星、舞星、球星、棋星……无一不可称星。星光闪烁，五彩缤纷，变幻莫测，目不暇接。星空中自然不乏真星，任凭风翻云卷，光芒依旧；但也有为时不久，便黯然失色，一闪即逝，或许原本就不是星，硬是被捧起来、炒出来的。在人们心目中，明星渐渐跌价，以至成为嘲讽调侃的对象。我们这项严肃认真的事业是否还要挤进繁杂的星空去占一席之地？或者，这一批青年作家，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

当我们陆续读完一大批由各地作协及其他方面推荐的新人作品，反复阅读、酝酿、评议、争论，最后从中慎重遴选出丛书入选作品之后，忐忑的心终于为欣喜慰藉之情所取代，油然浮起轻快愉悦之感。“他们真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星吗？”能的！我们可以肯定地、并不夸张地回答：这些作者，尽管有的目前还处在走向成熟的阶段，但他们完全可以接受文学之星的称号

而无愧色。他们有的来自市井，有的来自乡村，有的来自边陲山野，有的来自城市底层。他们的笔下，荡漾着多姿多彩、云谲波诡的现实浪潮，涌动着新时期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伤，也流淌着作者自己的心灵悸动、幻梦、烦恼和憧憬。他们都不曾出过书，但是他们的生活底蕴、文学才华和写作功力，可以媲美当年“奴隶丛书”的年轻小说家和《文学丛刊》的不少青年作者，更未必在当今某些已经出书成名甚至出了不止一本两本的作者以下。

是的，他们是文学之星。这一批青年作家，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，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，升起在世纪之初。启明星，也就是金星，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启明星，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，人们称它为长庚星。两者都是好名字。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，寄托绮思遐想，但对现实中的星，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。本丛书将一年一套地出下去，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之后，一批又一批、一代又一代作家如长江潮涌，奔流不息。其中出现赶上并且超过前人的文学巨星，不也是必然的吗？

岁月悠悠，银河灿灿。仰望星空，心绪难平！

1994 年初秋

序

变革中的农村图景

张守仁

当前大量青壮年男女劳动力进城务工，必然使农村人口结构失衡，给农村的生产、生活带来负面影响，使留守老人负担过重、精神孤独，留守的儿童受欺受诬，心理上不能得到健康成长。本书的主人公张九一的童年，就遭受了这样命运。

《桶子里的张九一》以广阔的乡村叙事、精湛细腻的描写、生动传神的人物刻画，描绘了社会变革中我国西南部农村的真实图景。

作者野海长期生活、工作在社会底层，十八岁中学毕业后，回到家中务农，摆地摊、当石匠、做村长，一直没有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活动。他当村长期间有感于留守儿童教育、成长中的问题，触发他拿起笔来，写了这部小说。这是他的处女作。他的第一部作品就

达到了这样的水平，难能可贵。他有坚实的生活基础，有创作发展的潜力，有较好的前景，因此我们乐于为他出版这部长篇小说。

本书的语言是好的。话如其人。作者贴着人物写，让不同的人物说出和他们身份相当的、独特的话语。这是不容易的。小说人物性格没有简单化，如田扬花，展示了她内心世界多侧面的复杂性。这是一个写得比较鲜活、比较丰满的人物。而爷爷张长贵的生老病死、民办教师张仕望的穷困一生，他们的悲惨遭遇，读来令人心酸，促人深思。

这部小说也有结构上的不足。好作品的结构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，好比河水里的水，互相涌动，不可切割，牵一发而动全身。好比原野上的一茎小草、一朵鲜花、一只飞鸟，它们生命的、生理的组织、色泽、形态，自然严密，气韵生动，血脉通畅，浑然天成，全身和谐无间。这对文学创作当然是一个很高的要求，但取法乎上，仅得乎中，把它作为一个追求的目标，写作上才能不断精进。

目前人们都奔向“钱”途，精神追求缺失，道德滑坡，坑蒙拐骗，假冒伪劣，到处横行。在如此不堪的环境下，我们尤其要关注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、倾听来自底层人民的声音。一代代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，紧紧关乎国家未来的命运。悠悠万事，惟此为大、为重，切切不可等闲视之！

野海第一次写小说，就有了这样的气象，我作为一个老文学编辑，怀着欣喜的心情祝贺他，并预祝他正在准备写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，百尺竿头，更上层楼。

2012年5月26日

目 录

总序： 袁 鹰 1

序：变革中的农村图景 张守仁 1

第一章 1

第二章 12

第三章 30

第四章 60

第五章 76

第六章 122

第七章 149

第八章 160

第九章	183
第十章	216
后 记	232

第一章

我生下来就掉进了一个桶子。或是我的娘把我生在一个桶子里了。

我的出生是被别人私藏下来的。准确地说，我的八岁之前是存放在别人那里的，直到我八岁之后他们才交还我家。他们含糊其词，把时间一截截掐断了隔三岔五地对我说。最开始，他们说我还未满月，我爹被一帮人抓住了，两个白布蒙面人把他阉了。你爹啊，黑塔塔一尊人物，那天妇人一样号着从乌江镇回来。他们笑着这样说。很长时间后，他们又告诉我，说我还有个二姐。你爹回来睡着不起床，你二姐一夜高烧就死了。

这些事我并不十分感兴趣，直到有一天，他们说，你呀，呀呀呀，才出生，“嗵”，落到桶子里了。

马桶！李诗人大声说。马桶，文明的创造，看，虫子正在里面游来游去。

但我不是虫子，我是张九一。我是娘的第三个孩子。

公元一九八八年九月三十日，我娘被强制注射了“堕胎针”，第二天早上，我像大便一样掉进了桶子。人们都以为我死了，他们把我提到野外去喂狗时，我突然叫了一声，便被私藏了下来。

我和你一样不相信他们对我八岁前的交割，但在后来的八年里，我得到了最诚实的证据——我一直在桶子里没能出去，四周一片黑暗，让人感到局促、寒冷、毫无生机。我翻出桶子，又掉进另一个桶子……永远而无穷的桶子，让我固执地认为，只有点亮的灯才能解决这一切。为此，赵医生认为我早已死了。她认为我满怀邪恶、罪孽的火光，是被自己烧死的。她说：树点灯吗？鸟点灯吗？它们安静，满怀生存本身的清纯气息。它们不点灯，所以光明普照它们。

我认为赵医生是一个疯子。疯子的话不可信，因为我还活着。

—

八岁的星期天，我割草回来，在牛圈外远远听到屋里有客人的声音。我轻轻走到房外，听见客人说，走吧，今天晚上就走。娘还是没说话。客人说，再不走就迟了，秋芳，你才三十出头，正好日子呢，待在这家里粗布裹老了水一样的身子，想吃一辈子红苕啊？你看看村里的洋式房子，哪家不是去打工挣钱修的？那些穿漂亮衣裳的细娃，谁的爹娘不在外面打工？

我从板壁缝里看见一个男人盯着娘的眼睛，伸手为娘抹泪，被娘打了一巴掌。

这个男人我认识，就是隔壁村的，娘让我叫他王叔叔。王叔叔穿皮鞋，身板没有我爹扎实，但没有胡子的脸上总是笑，比我爹漂亮。他没有老婆，常在我爹外出时来。他口袋里装着各种玩意儿，一见我就蹲下身拿出来给我。那天我不喜欢王叔叔。我大声叫，把一只追着母羊的黑山羊踢了一脚。

我不想娘去打工。村里有很多人在外面打工。我都听说了，有好几个婆娘都是在外面卖。卖什么当时我并不知道，只知道

那不是好事。人们说这事时脸上怪怪地笑，千姿百态，神秘得很。他们说女人只要出去打工，回来就没有一个是原装货了。有一天，几个人在我家院坝里乘凉。一个妇人扁着嘴轻声说，你们看看曹家，听说屋里地上铺的毯子好几万一块，嘿，全得他婆娘又漂亮又骚，听说一次能卖两三百呢。男人们就开玩笑，然后哈哈大笑。曹山财从外村接回来守房子的老妈七十多岁，本来耳朵有点背，但这种笑声不管在寨子的任何一个角落里响起，都会一声不漏地被她听见。一听到这种大笑，这个本已改嫁到了外地，又被她儿子接回来的老女人就闷着头恶狠狠地追打自家的鸡。

我不想娘去打工是有道理的，因为他们说我娘比曹山财的婆娘漂亮，因为我不想他们讲起我娘时哈哈大笑。

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爹把我摁在堂屋里的老八仙桌上，像摁一只瘦狗崽。娘端着比我头还要大的白瓷碗，满满一碗黄连汤，不让我换口气地往我嘴里灌。他们像场镇上的男人灌那头要卖到秀山去的牛一样对付我。突然，我变成了我家的老房子，大门就是我的嘴。一会儿我又变成了我们的寨子，寨子后出山的路成了我的嘴。爹娘狠心，不停地往这张嘴里灌苦水。娘咬着牙说，忍着啊，谁让你瘦弱多病呢。我大声喊爹。爹吼道，狗卵爹，药才是你爹！我用力蹬爹的肚子，他捂着肚子蹲了下去。我挥手把娘手中的黄连汤打翻了。爹起身大吼：把这个疯子绑起来灌！

我惊醒后，听见隔床的爹娘还在悄悄说话。

爹说，我眼睛耳朵都不太好，有些事情看不到也听不到，听说城里能治好，我凑够了钱就去医。你为啥子非要出去不可呢？

爹黑灯瞎火说胡话，他耳朵和眼睛都精着呢。

娘说，我不是那样的人。只是，再不出去，我们就成全村

最穷的户头了。

爹道，你真忍心丢下九一？出去几年回来，大门口站一亮堂堂小伙子叫娘，你敢答应？要出去找钱也该我去，轮不到你！

娘说，你厕所两个字都认不得……

爷爷的咳嗽声从隔壁的后堂屋传过来，像木棒敲打绳子悬着的腐木板。爹娘收了声。

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，爹突然大声吼叫道，滚！他妈的，眼不见心不烦。

娘真的走了。那天，张力家建新房请客，热闹得很。我一直在等着捡高空礼炮响完后的废纸筒子，娘走时的情景我不晓得，也没有人告诉我。

二

娘走了一段时间后，爹一见到人们交头接耳摆龙门阵就黑着脸打路边的狗，踢路边的树，或找个借口抽我的耳光。家里的日子冷了，我老想呆在学校。

卷着泥巴裤脚的张老师是学校唯一的老师，与我同住一个寨子。他太瘦太高，人们都叫他高粱秆。有一天，他让二三年级的学生做作业，开始教一年级的学生唱“aoe”，突然一个大妇人冒出来填住了教室的门口。这妇人是老师的大儿媳，我叫桂嫂。桂嫂肥沃的脸上闪烁着凶光，她大声叫道，大田坝的秧门都要封了，你不回去铧田？想等你那死鬼儿子从广州回来铧？老师把书往腋下一夹就跟出了没有门板的教室。我刚收拾好笔和本子，老师又回来了，向我们全校全班一二三四年级十多个学生宣布放三天农忙假。

我们跟在他后面唱诗。我领头，预备起：